

儀

禮

正

義

儀禮正義卷十三

鄭氏注

受業江寧楊大培補

大射儀第七

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

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大射儀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第十三小戴及別錄皆第七疏正義曰

第七校勘記曰陳閭監葛俱無儀字與單疏合釋文唐

石經徐本俱有儀字目錄以觀其禮戴校集釋本以觀

其德者也云案今注疏本脫也字據宋本補案校勘記

不言諸本有異未知戴校何據云名曰大射者諸侯

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

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者此射義文鄭本之以爲說

也孔氏穎達禮記正義曰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

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

天子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與之射三爲燕射謂息燕而

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其賓射燕

射皆有之此三射之外有鄉射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

射有二一是卿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

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鄭注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主皮之射鄭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獸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楯質者是也敖氏曰此諸侯與其羣臣飲酒而習射之禮也言大射者別於賓射燕射也盛氏世佐曰射義云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篇所陳是也蓋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卽有虞氏侯以明之之遺法貢土之取舍諸侯之黜陟皆繫焉故諸侯與其臣相與盡志於此以求安譽而免流亡也將祭而擇士習之於澤試之於射宮唯天子之制釋之誤矣內無擇士之意鄭乃引射義所言天子之制釋之誤矣內無大射者別於鄉射也鄉大夫與其民習射於鄉學謂之鄉射諸侯與其臣習射於大學謂之大射其與賓射燕射異者彼是因賓燕而射射否惟欲主於序歡情也此則射而燕主於習禮樂也胡氏肇昕曰盛氏之說分晰明確考大射之禮周禮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是諸侯卿大夫皆有射也此篇所言皆諸侯之禮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習射此特大射

之一事耳。褚氏寅亮曰：聖王之重射義有二。逕諸侯也。擇士也。禮記射義曰：射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奏不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奏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此所謂擇士也。又云：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以所貢者之得人與否，定其君之賞罰。此則於擇士之中，而卽寓黜陟操諸侯之微權也。因并令在朝諸臣共有事於射，以習禮樂而觀盛德。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豈獨在會同時乎？至諸侯大射，取士則上以貢天子，下以助已祭，而卽於其時，令羣臣共習焉。故逸詩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習禮樂，可以免流亡之患者也。乃論者疑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可以免流亡之患者也。乃論者疑必射中，始得與祭。卽大臣中容有不得與贊襄者，不知擇士助祭，不過如後世所謂陪位者耳。竝無職司。非若百執事者之有一定，而不可缺。若贊玉幣者，奉玉盞者，奉六牲者之等，在朝諸臣各揚其職，廢職則有常刑矣。待於擇之哉，亦安得以擇之哉？蓋百官眾矣，除祭祀有

常職外其餘固不能一一入廟也於是焉射以擇之令其陪位固非專擇夫所貢之士而諸侯大射亦非專擇夫所欲貢之士也明乎此然後知擇士以助祭與夫駿奔走執豆籩之各有司存者固竝行而不悖矣然則祭祀有常職者與射否乎曰射人戒公卿大夫司射士戒士射經文明言之矣安得不與特不專爲助祭而擇耳此篇鄭注所云得與祭者蓋亦指陪位言敖氏謂諸侯飲酒而習射之禮則仍是燕射而非大射矣蔡氏德羣臣習射擇士以從不特祭爲然是也

太射之儀

疏正義曰敖氏曰他篇於此言禮是乃言儀者以其儀多於他篇故特顯之禮者總名儀則

其節文也郝氏曰不曰禮曰儀者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之以揖讓故貴儀子曰射者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而不失正惟賢者乎射有儀所以難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而曰禮而曰儀以其威儀之法比鄉射尤詳也君有命戒射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君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乃命之言君有命政教宜由尊者曰自此至羹定皆射前戒筥之事戒諸官張射侯設樂縣陳燕具凡四節○蔡氏德晉曰戒射預告有司以將射也高氏愈曰古人臨

事而懼故必戒戒則人心警惕執事虔共矣盛氏曰考工
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然則王大射以春矣諸侯
大射之時未聞吳氏廷華曰射爲祭設將祭先擇與祭者
與祭者定乃於祭前旬有一日十日遂戒次第如此賈疏
以此戒爲祭前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官卿也作大事則
甸有一日誤矣疏正義曰注冢宰校勘記曰冢徐本作家誤
掌以君命疏云宰於天子冢宰校勘記曰冢徐本作家誤
戒於百官疏云宰於天子冢宰校勘記曰冢徐本作家誤
大宰職云掌百官之誓戒此言宰戒百官其事同故鄭以
天子冢宰言之也其實諸侯無冢宰立地官司徒以兼之
云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者大宰職云作大事則
戒于百官贊王命是鄭所本也釋官曰案崔氏靈恩云諸
侯三卿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
兼司寇之事本鄭氏內則諸侯并六卿爲三及聘禮諸侯
謂司徒爲宰之注推之孔賈疏禮俱用其說今以尙書戴
記左傳所言卿制考之自確諸侯三卿本無冢宰之官特
上卿執政者亦以宰稱之如左傳稱薦敖爲宰武請于冢
宰國語使鮑叔爲宰之類皆謂執政之稱非實設此官周
禮六卿大宰爲長諸侯三卿司徒爲長遂以宰爲長卿之
號詩孔疏云經傳單稱宰者皆大宰若小宰宰夫之屬無

單言宰者故鄭以此宰比天子冢宰也春秋時宋鄭吳楚諸國皆有大宰之官而宋之大宰在六卿下鄭之大宰石渠爲良霄之介楚以令尹執政而有六宰子商大宰伯州犂見於傳則是別立其官非此經言宰之義以侯國三卿律之皆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射人僭也射法治射儀司士掌國中士治凡其戒命皆司馬之屬也殊戒公卿大夫與士辨貴賤也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疏正義曰注凡其戒命校勘記曰命閭監俱作令與疏者合案周禮原文亦作令○賈疏云上文宰官尊總戒此射人司士區別重戒之注云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者夏官射人司士皆屬於夏官司馬故云皆司馬之屬也殊職文射人司士皆屬於夏官司馬故云皆司馬之屬也殊戒者謂射人與司士分戒之也云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者方氏苞曰曰戒士射則知贊者不射矣觀此則士旅食乃升于司馬掌于司士而未受職者作之以贊射事明矣用此推之鄉射贊者有司之類射皆不與吳氏廷華曰此言贊者下公射則曰小臣正贊袒贊襲則凡量人樂人司宮小臣師之屬皆所謂贊者也

右戒百官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宰夫冢宰之屬掌百官之徵令

者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

疏

正義曰敖氏曰宰夫

則合其六耦滌謂滌器埽除射宮

疏

戒此三官以當宿視

滌也宿謂前射一日爲之張氏爾岐曰前者宰已戒百官

至此宰夫又以射期將至來告於宰上下交飭也又及司

馬者此日量道張侯司馬職也射人宿視滌埽除濯滌又

狂前射三日之前一夕故云宿盛氏曰復戒此三官者以

宰是百官之長司馬射人皆於射有職守故也六卿分職

故司馬言及射人不言及者以其卽司馬之屬也量道張

侯皆射前一日事張云卽此一日非韋氏協夢云前射三

日亦空一日也宿則射前一日與樂人設縣同日也張氏

以宿爲前射三日之前一夕非是注云宰夫冢宰之屬

掌百官之徵令者釋官云周禮宰夫職云凡朝覲會同賓

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羞賓賜之飧牽與其陳

數注云凡此禮陳數桴可見者惟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

會大夫案聘禮宰夫設黍稷膳稻然則諸侯之宰夫掌賓客

具饌于東房宰夫設黍稷膳稻然則諸侯之宰夫掌賓客

具饌于東房宰夫設黍稷膳稻然則諸侯之宰夫掌賓客

具饌于東房宰夫設黍稷膳稻然則諸侯之宰夫掌賓客

具饌于東房宰夫設黍稷膳稻然則諸侯之宰夫掌賓客

常用故也燕於寢則無庸視矣方氏苞曰此篇主於射而言視滌則燕視不待言矣戒三官之地所滌之器滌之之法滌者之儀皆不載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之以狸

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而十北十人

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侯謂所射布也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卑者射之以求爲侯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之禦矢狸之伺物每舉足者正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尺明矣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大夫也干讀爲豸豸侯者豸鵠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爲豸豸侯者豸鵠豸飾也大將祭於己射麋侯士無臣祭不射疏曰校勘記曰注掌量道巷塗數者塗釋文作涂案塗涂古今字正視遠近正陳閔監葛通解楊氏俱作止徐本聶氏俱作正案周禮射人注云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焉其發必獲近誤作所大侯熊侯大侯下通解有者字云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周禮量人職文釋官曰周禮量人下士二人諸侯當士旅會爲之云侯謂所射布也者以

三侯皆以布爲之而以皮爲鵠旁又飾以皮也云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卑者射之以求爲侯者周禮梓人云母或若汝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汝禮記射義云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注所本也云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之禦矢者以周禮射人作容此云乏知容乏同物也云狸之何物毒舉足者止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者射人注云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儼焉其發必獲者此注所以明量侯道取象之意云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弓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尺明矣者先鄭注射人云狸步謂一舉足爲步於今爲半步鄭不從故引考工記以非之明狸步爲六尺也敖氏云侯道去物之步數也所畫物在兩楹間正當楣也此時未有物當以楣間爲節也步者蓋量器長六尺者之名如丈尺尋引之類刻畫狸形於其上以爲識故云狸步盛氏曰量侯道之法鄭得之蓋不數堂上也云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者賈疏云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被畿內諸侯二侯以熊侯爲首此畿外諸侯亦得用三侯其數上同於天子而非畿內諸侯所可止故於熊侯加大以別之然不嫌於逼上者天子三侯則虎侯熊侯豹侯

諸侯不得用虎侯而以熊侯豹侯爲三侯若畿內則
但有熊侯豹侯此其所以別也敖氏曰大侯者以其大於
二侯名之也大侯熊侯也司裘職言諸侯大射共熊侯豹
侯射人職云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亦謂熊侯豹侯也其侯
數少於此則侯道未必有九十步者矣蓋作經有先後故
禮制有隆殺所以異也舊說謂周官言畿內之諸侯非也
周官凡言諸侯皆謂畿外者耳畿內安得有諸侯之國哉
盛氏曰此與司裘職文異者彼是畿內諸侯法則此畿外
也畿內亦有諸侯乎曰有王制云天子縣內諸侯祿也是
也祭伯凡伯之類見於春秋者多矣豈鄭氏一人之私言
哉外諸侯設三侯者以遠尊得伸也君射熊侯謂之大者
別於臣所射也云參讀爲慘慘襍也襍侯者豹鵠而麋飾
下天子大夫也者周禮射人鄭注同敖氏云參讀如母往
參焉之參謂介於二者之間也參侯以其參於二侯名之
也參侯其豹侯歟郝氏曰參謂參於二侯之間卽孤卿大
夫所射之麋侯盛氏曰參讀如字以其參用豹侯麋侯之
制而名之也不敢純用豹者辟天子也亦不純用麋者以
是諸侯之卿大夫所射又當下天子之卿大夫也敖郝二
說皆非胡氏肇昕曰參侯襍用豹侯麋侯之制故注易參
爲慘以其義較明顯也敖以爲豹侯郝以爲麋侯皆失參

字之義矣云千讀爲駢駢侯者駢駢駢飾也者射人以三
耦射駢侯注大射禮駢作千讀爲宜駢宜獄之駢駢胡犬
也士與士射則以駢皮飾侯蓋駢正字千假借字鄭以周
禮決之故讀千爲駢敖氏曰九十七十五十其步數也君
至尊而侯道反遠於卿大夫士者蓋位尊則所及者遠位
卑則所及者近故諸侯象之以見其義也設乏之處各去
其侯之北十步者以其當二侯相去之中故以爲節也去
其侯之西亦十步者則因其北之成數而用之亦以公宮
之庭寬廣故耳張氏爾岐曰三侯共道遞近以二十步爲
率尊者射遠卑者射近侯遠則鵠大侯近則鵠小設乏而
十北十而與北各去其侯六丈也方氏苞曰筋力不可強
而侯道之遠近壹以貴賤爲差何也皋陶陳謀以六德三
德爲有邦有國之差蓋居君卿之位而德器才識不能及
遠則無以馭其眾臨其屬故寓其義於射傳曰爲人君者
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志力不足以中鵠則君卿
與有司同罰以示才德不足以稱位則不足以任國社而
亦無以安於四民之上矣此義明則苟非至愚必將撫躬
而自懼求賢以自助尚敢荒寧以自恣於民上乎位卑者
雖力能中遠而非其鵠不獲亦教以職思其居而無越志
也傳所謂射者各射己之鵠釋者各釋己之志其此義也

夫。吳氏廷華曰：二侯三侯所以異者，蓋司裘止言卿大夫而不言士，其言諸侯之熊侯與卿大夫所射之豹侯而不言士之豸侯射人所謂豸侯，蓋以補司裘所不及其實。兩經無不同也。然則此經之大侯固是司裘之熊侯，參侯亦當是司裘之豹侯。干之言豸侯又不必言矣。案賓之初筵詩傳以大侯爲君侯，天子諸侯皆君也。在天子以虎侯爲大侯，在諸侯則以熊侯爲大侯。注疏謂其與天子熊侯同，故稱大其說是也。豹侯謂之參者，敖氏云：卽曲禮毋往參之參，據下言大侯之鵠見于參，參見鵠于干，遂命量人巾蓋三侯，疊張豹侯在二侯之中，故謂之參也。

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

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

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

亦使張侯侯巾類崇高也高必見鵠鵠所設之主射義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言射中此乃能任己位也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

之捷點者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
居一焉則大侯之鵠方六尺繆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
寸射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及至也武迹也中人之
足長尺二寸以射侯計之繆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
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凡侯北面西方謂之左前射
三曰張侯設之欲使有事者豫志焉疏正義
一丈五寸少半寸校勘記曰徐本寸下有也字通解無○
賈疏云上文直命量人量侯道及乏遠近之處此經論張
侯高下之法也敖氏曰張侯之序以大侯爲先參次之干
爲後乃云某見鵠于某者蓋先以尺寸計而張之及既張
之後則遠侯之鵠自各見於近侯之上謂先張近侯乃張
遠侯也二侯之高俱見鵠而不盡見其鵠下之中是射者
唯以貫鵠爲中而其外則否於此見之矣此張侯之法大
而遠者則高小而近者則下乃其勢之不得不然者而尊
卑之義亦存焉禮意之妙大抵類此郝氏曰再言而十北
十前言量此言設也乏用革用皮蔽矢也張氏爾岐曰設
乏西十北十面與北各去侯六丈也云凡乏三侯各有乏
也褚氏寅亮曰陳氏祥道云鄭眾馬融王肅以正鵠內
賈逵以鵠在正內說皆無據要之大射之侯棲鵠賓射之
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此其別也注云巾車於天子宗

倂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巾類者釋官曰周禮巾
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
當上士爲之鄭注周禮云巾猶衣也巾車車官之長周禮
又有車僕其職云大射供三乏此經命巾車張侯并設乏
然則諸侯之巾車或兼車僕之職歟引射義者欲明射以
鵠爲主也云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者明鵠
取義於直故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爾雅釋詁曰較
同訓爲直格與鵠皆諧告聲其義亦相近也又引或說以
爲身名者以正鵠皆鳥之捷黠者名正名鵠或亦取象於
此備異說也引考工記梓人之文者欲明鵠之義當先知
侯鵠廣狹之度也云大侯之鵠方六尺六寸少半寸者吳氏廷華
六寸大半寸豳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吳氏廷華
曰鄉飲酒記及考工記侯制中有躬有舌中以侯道爲
準侯道以弓計中以寸計侯道每弓得二寸爲侯中大侯
九十弓侯中丈八尺參侯七十弓侯中丈四尺豳侯五十
弓侯中一丈以侯中三分之一爲鵠大侯鵠六尺參侯鵠
四尺六寸六分有奇千侯鵠三尺三寸三分有奇上下各
一分侯中之上爲躬躬上爲舌各高二尺下躬下舌亦如
之上舌之上爲上綱下舌之下爲下綱合三侯較之躬舌
相等惟侯中及下綱去地高卑不同若以侯中論則大侯

之中高參侯四尺參侯之中高千侯四尺其數有定若武
之去地則經惟言千不及地武義蓋以千侯下綱去地如
武之數注以武爲尺二寸是也以尺二寸合上下二躬二
舌共八尺侯中一丈則千侯上綱及地共一丈九尺二寸
大侯參侯去地之數雖無明文然經明言大侯見鵠于參
參見鵠于干則當由干侯上舌去地之數意會言之蓋所
謂見鵠者疏以爲參鵠下半與干侯上綱齊大侯鵠下半
與參侯上綱齊也案大侯鵠六尺鵠上六尺上躬上舌共
四尺則高於參侯當一丈六尺參侯鵠四尺六寸六分鵠
上四尺六寸六分上躬上舌共四尺則高於干侯當一丈
三尺三寸二分但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掩於干侯之後而參侯鵠以
下至地亦應有一丈九尺二寸掩於干侯之後而參侯鵠
下只四尺六寸六分下躬下舌則四尺共八尺六寸六分
尙少一丈五寸四分此卽參侯下綱去地之數注所謂參
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也參侯本高二丈二尺又下綱
去地一丈五寸四分共高三丈二尺五寸四分則大侯自
此以下至地亦應有三丈二尺五寸四分掩於參侯之後
而大侯鵠下則六尺下躬下舌共四尺共一丈尙少二丈
二尺五寸四分此卽大侯下綱去地之數注所謂大侯去
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是也又去鄉射之參侯道居侯

黨之一面五步注謂去侯北十丈而三丈是也此經又言
乏去侯面十北十兩說不一大約鄉侯卑遠則報捷難故
須近大侯參侯高乏可遠視故一侯與三侯之乏遠近不
同也干與鄉侯等侯等則報獲乃不至於差錯乏之去侯
當亦如之經特連類及之其實干侯之乏獨近也又云量
人主量道路故命之計侯道若巾車與侯道無涉而竝命
之者或謂周禮車僕大射共三乏疏謂車用皮乏亦用皮
故車僕爲之然可見其乏爲車人之職也巾車車僕之長
使巾車者使之命車僕也案義疏云大侯之舌長七丈二
尺下舌長五丈四尺殺於上舌一丈八尺兩植漸殺而下
當錫之處約長六丈餘其翳出於參侯上舌之外者左右
約各五六尺參侯上舌長五丈六尺下舌長四丈二尺殺
於上舌丈四尺兩植漸殺而下當錫之處約長四丈八九
尺其翳出於干侯上舌之外者約各長三四尺雖三侯相
去各二十步其翳出之舌隱然可見也云前射三日張侯
設乏者鄭以此文皆承上前射三日也胡氏肇昕曰注是
也此數節皆承上前射三日之文因宰夫戒司馬射人司
馬遂命量侯道張侯設乏而宿視滌宿縣皆射前一日事
故以宿字別之以宿視滌廁於量侯道之前者以視
滌亦是宰夫事承上宰夫而言下則司馬之事也

右前射三日戒宰視滌量道張旻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鐃皆南陳

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大蕞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實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周禮曰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有鐘有磬爲全鐃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鐃爲節疏正義曰注姑洗校勘記曰姑釋文徐本俱作沽○敖氏曰宿縣謂前一日縣之也明日當射故此日云宿宿縣者亦重其事也然則國君平常日用之縣皆於其日縣之明矣大司樂職曰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盛氏曰燕禮縣與燕同日此亦於射前一日爲之者大射重於燕也張氏爾岐曰諸侯軒縣三面各有一肆此其東一肆也褚氏寅亮曰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故東方曰笙鐘笙磬而爲陰中萬物以成故西方言其成功曰頌鐘頌磬聖人取名之義精矣因其往東故以之應笙震爲竹也因其在西故以之應歌兌爲言也因又名歌鐘磬之鼓與股皆就一面言蓋磬如句股形其不鼓者謂之股其鼓處謂之鼓股短而闊其長二其闊一鼓長而狹其長視股一而有半其博則三分股二

二其股與鼓之厚則各得鼓博三分之一其方積則均故縣之而無敬側敖氏分股鼓爲兩面誤鑄大於編鐘而小於特縣之鐘蓋特縣鐘中又自有大小也竝非小於編鐘江氏筠曰坎氏謂笙是與笙相應者頌之言誦與歌樂相應者如所說則鄉飲禮是特縣將應笙則不能應歌應歌則不能應笙豈以在階間之故而兩者俱應邪抑以大夫士之制異而於兩者俱不應邪案此說本諸宋葉氏見書夏擊鳴球節蔡傳中蓋宋人都不識字止知頌有誦音不知頌有容音說文云頌兒也籀文作頌又云兒頌儀也然則頌本是古之容兒字又詩敘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則頌又兼成義故注云言成功曰頌又云古文頌爲庸可見頌與庸意義皆同也又尚書云笙庸以間鄭注亦引此經以說是也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者賈疏云陽氣起于子盛于午故東方爲陽中也萬物以生以其正月三陽生大族用事故萬物生陽引春秋傳者國語伶州鳩對周景王辭鄭引以證東方鐘磬名笙之義也云大族所以金奏贊陽出滯者韋昭注引賈唐云大族正聲爲商故爲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明堂月令曰正月蟄蟲始震云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者韋注云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一分律

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絜也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發生
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於正聲爲角是月百物脩絜故用
之宗廟合致神人用之燕享可以納賓也是二律爲東方
陽管取發生之義故東方鐘磬謂之笙也敖氏曰笙磬笙
鐘皆與笙相應者也義本陳氏鳴與注說異盛氏曰笙磬
笙鐘以其在東而名之頌磬頌鐘以其在面而名之鄭解
蓋得之矣獨是編縣十二枚備十有二律之數度鄭乃引
春秋外傳以證此似東縣獨協大簇姑洗二律而縣獨協
夷則無射二律所以啟後人之疑耳陳氏以笙磬爲應笙
之磬頌磬爲應歌之磬諸儒多有其說竊恐亦未的也蓋
樂以人聲爲貴故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就堂下樂中亦有
差等笙管聲之發乎人者也磬鐘之屬聲之發乎器者也
故有時以笙爲主而磬以下應之所謂笙奏也詩所謂笙
磬同音是也有時以管爲主而磬以下應之所謂下管是
也詩曰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也下經云乃管
新宮三終則大射樂以管爲主矣何以但有應笙之鐘磬
而無應管之鐘磬邪且歌者在上面方安得有歌而云頌
磬歌乎而是亂上下之列矣至於合樂之時歌瑟與眾音
竝作亦豈唯面縣爲與歌相應也云皆編而縣之者磬師
云掌教擊磬擊編鐘注云磬亦編於鐘以磬與鐘同十六

枚而任一虞也案陳氏陽謂編磬在面而以頰磬名之特
磬在東而以笙磬名之以特磬編磬爲頰笙之別其說與
注異盛氏非之而引詩毛傳云笙磬東方之樂也則鄭說
傳之有自矣引周禮者小胥職文云鐃如鐘而大又周禮鐃師云
鼓鐃爲節者郊特牲注亦云鐃如鐘而大又周禮鐃師云
掌金奏之鼓注云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鐘鐃也敖氏曰鐘
鐃皆南陳亦以其北上也其面有二故不言而面而擊者
亦與磬同也盛氏曰南陳謂向南陳之以虞首在北也皆
皆鐘磬鐃也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建
之於堂爲縮也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建
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附也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鼙應
朔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鼙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
後擊大也鼓不在疏正義曰注應鼙應之校勘記曰徐本
東縣南爲君也疏無應鼙二字通解楊敖俱有云建
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附也者賈疏曰明堂位云殷
楹鼓周縣鼓注云楹爲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於簋簋
也周人縣鼓今言建鼓則殷法也主於射略於樂故用先
代鼓陳氏祥道曰楹鼓蓋爲一楹而四後貫鼓于其端周
官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莊子曰負建鼓而止建鼓
可負則以楹貫之可知方氏苞曰建鼓卽楹鼓以木貫而

建之遂以建名若以樹誌則下云一鼓在其南一鼓在其西階之面簞在鼓而可矣皆特標建鼓義無所處於文爲贅胡氏肇昕曰注以樹訓建者以建鼓之名取於樹也鄭固亦以建鼓爲楹鼓也以明堂位注證之可知方氏駁之非也云應聲應朔聲也先擊朔聲應聲應之聲小鼓也者爾雅釋樂大鼓謂之鼓小者謂之應詩有替應田縣鼓毛傳應小鞀也鞀與鞀古字通陳氏奐傳疏云應聲在東而以應面而之朔聲故謂之應又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亦謂之應云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者張氏爾岐曰此鼓本在東縣之南與磬鐘鐃共爲一肆移來在此者鄭以爲爲君以君在阼階上近君設之故云爲君也下建鼓言此一此不言一因移竝言之敖氏曰此鼓聲乃在東縣南者也以君當於阼階東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之位亦在洗北皆常鐃之南故移鼓聲於此以辟之也鼓聲若在東縣南則鼓在左聲在右今設於此乃反之者西階之明其變位也盛氏曰注說似迂當以敖說爲是

而頌其南鐘其南鐃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

頌聲在其北言成功曰頌面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春秋傳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無射所以

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朔始也奏樂先擊而鼙樂爲賓所由來也鐘不言頌鼙不言東鼓義同省文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此面一肆也注古文頌爲庸疏云面爲陰中尚書堯典曰平秩而成萬物成陰氣始盛故曰而爲陰中尚書堯典曰平秩而成萬物成熟之時故曰萬物之所成引春秋傳者亦國語文云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者國語武作貳貳當爲貳之誤韋注曰七月爲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九功之則成民之志使無疑貳也云無射所以宜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者韋注曰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律長四寸六分五厘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宣徧也軌道也義法也九月陽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徧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是二律爲西方陰管取成功之義故西方鐘磬謂之頌云奏樂先擊而鼙樂爲賓所由來也者賈疏云賓向外來位在面其樂主爲樂賓故先擊朔鼙應之也云鐘不言頌鼙不言東鼓義同文省也者以上東方言笙鐘應聲言南鼓此不言者省文耳義同於上也云古文頌爲庸者胡氏承珙曰周禮大司樂疏引鄭注尙書笙庸以

閒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功也眡瞭職云擊頌磬笙磬注云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枉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是尙書二禮三注略同賈疏云古文頌爲庸此雖疊古文不從義亦通是也胡氏肇昕曰周禮大師注頌之言誦也容也史記周本紀成王名誦竹書紀年作名庸是頌誦容三字古義通用故今文作頌古文作庸鄭君參考古今文訓笙爲生訓頌爲言成功其義致精後儒謂鐘磬之應笙者曰笙鐘笙磬應歌者曰頌鐘頌磬緣文生訓義不可通如以頌爲歌樂以釋今文之作頌可也而古文之作庸又何說乎此以見舊說之不可輕改也

一建鼓在面

階之東南面

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

疏正義曰軒

縣三面皆縣北面合有一肆以其與羣臣射故闕之以辟射位猶設一建鼓者姑備三面耳故言南面與笙磬頌磬同例而與上文之自東縣移來者異文也敖氏曰國君合有三面樂東方面方與階閒也階閒之縣東上其鼓則面上與在東方面方者之位相類也大射盛於燕宜備樂乃以辟射之故去其階閒之縣但設其鼓於故位而已上言

南鼓東鼓惟此言南面蓋闕其中縣則不擊此鼓故吳其
文以見之此鼓不擊乃設之者明有爲而去其縣非禮殺
也盛氏曰此闕其北一肆辟射也猶設鼓者別於判縣也
北縣南面故此鼓亦南面不云南鼓者見其當一面也既
設之亦須擊敖云鼓不擊非旣因辟射雖賓射亦當闕之
若不爲射雖於其臣亦當設注說非燕禮縣法宜與此同
爲燕亦有時而射也韋氏協夢曰敖謂以辟射之故去其
階閒之縣是也若然則大射及賓射皆當闕一面注謂其
爲諸侯則軒縣賓射輕於大射身有賓射備縣而大射不
備者乎蓋射禮之縣以主射者而別不以所與射者而別
注以所與射者之尊卑而定縣之闕與不闕誤矣胡氏肇
昕曰案上文於笙磬言面而於頌磬言東面故於建鼓言
南鼓東鼓不言面此無鐘磬惟有鼓故於鼓言南面明鼓
之在北也敖氏因經不言鼓遂謂此鼓不擊穿鑿甚矣褚
氏寅亮曰注云君於其臣備三面耳此卽降尊就卑之義
階閒之縣何妨於射而必徹之乎且賓射亦軒樂又何獨
不徹乎案義疏云樂之差次以用樂者之尊卑而殊不以
賓客之尊卑也此闕一縣自爲辟射至屆射時而遷樂者
所遷者工與瑟而已不蕩在建鼓之間蕩竹也謂笙簫
聞并其縣而遷之也

蕩在建鼓之間

蕩竹也謂笙簫之屬倚於堂

疏

正義曰注云蕩竹也謂笙簫之屬者下文乃管新宮注云
管謂吹蕩是蕩謂管也管與笙簫皆用竹故云笙簫之屬
云倚於堂者教氏曰蕩卽工之所管者故近工位設之盛
氏曰建鼓之閒卽兩階之閒也設於此者以管爲堂下樂
之主也胡氏肇所曰案阼階之西面階之東各一建鼓故
云建鼓之閒管爲工所執以吹者於階閒設之故知倚於
堂也蕩倚于頌磬而絃也蕩如鼓而小有柄實至搖之以奏樂
也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疏正義曰注云鼓如鼓
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發將之疏而小有柄實至搖之
以奏樂也者周禮小師注云發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翦
耳還自擊又眡瞭職云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是鼗亦
所以賓在節樂也上經注云奏樂先擊而鼗樂爲賓所由來也
樂也云絃編磬繩也設鼗於磬而倚於絃也者郝氏曰鼗
小鼓有耳有柄搖擊之不縣設倚置於頌磬東絃鼗兩旁
縣耳繩如冠之有絃鼗倚于磬簏東故其絃而委也盛氏
曰而絃之說郝氏爲長若從注說則經而絃二字當乙編
磬繩不可言東面也以聶氏三禮圖考之可見胡氏肇所
曰案經云倚以東面言不以南北言編磬繩可言南北不

可言東而且繩亦非可倚之物也注設鼓於磬而倚於絃則發在磬後鼓所以節奏賓至先擊鼓則鼓當在磬前郝謂倚于頌磬東其絃面委說最確陳氏與毛詩傳疏謂絃維也維亦繩也古者鐘磬縣鼓皆不縣惟鼓乃縣之東面兩肆皆有磬鐘鐃建鼓自北而南陳之則面肆不得多設一器鼓在面肆頌磬之面而特縣之所以象西方功成禮器曰廟堂之下縣鼓在面其義證也胡氏肇旂言縣鼓氏以鼓當縣鼓考詩有磬云應田縣鼓執磬柷圉言縣鼓又言執則執非縣鼓明矣毛傳云縣鼓周鼓執鼓也亦不以爲一物也蓋詩之應卽此經之應輦詩之田卽此經之朔輦詩之縣鼓卽此經之建鼓執卽輦也以田爲卽朔輦者田與陳同音陳與引同訓先擊朔輦有引導之義焉陳氏以詩之田爲卽此經之建鼓而以縣鼓爲此經之鼓盡翻前儒舊說別立新義未見其有當也且此經云倚于頌磬以其非縣故云倚若如陳說則經之倚字尤難通矣引王制者證鼓所以爲節樂之器也○張氏惠言曰經云樂人宿縣則左右正久在縣北矣僕人庶子內小臣皆內臣宿衛當先君入故不見其位射人小臣恆在君左右君入則隨而入君至阼階射人告具大射正當先就解南之位俟公升射人亦當退中庭位也小臣正無常位恆在

階前向君其小臣師初入亦隨小臣正至納公卿大夫後
乃就東堂下位故經特著之膳宰官是時已在堂東主人
亦是膳宰之長
宜先在其位

右射前一日設樂縣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甌在南有豐罍

用錫若絺綴諸箭蓋罍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

膳尊君尊

也後陳之尊之也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罍覆尊中也錫細布也絺細葛也箭篠也爲罍蓋卷辟綴於篠橫之也又反之爲覆勺也皆玄尊二者皆有玄酒之尊重本也酒在北尊統於君南爲上也惟君面尊言專惠也今
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文錫或作絺絺或作絺古文箭作晉
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日絺劉作絺晉卻盧氏文昭曰疑絺爲絺誤注爲罍蓋卷辟綴于篠罍宋本釋文作罍。張氏爾岐曰諸侯將射先
行燕禮故此下皆陳燕具蔡氏德晉曰此設尊也厥明設樂之明日射之朝也
注云膳尊君尊也後陳之尊之也

者兩方壺爲臣尊故知膳尊爲君尊也韋氏協夢曰設尊之法尊者先設卑者次之此臣尊設在君尊之前者先尊方壺于東楹之面以爲節乃設膳尊與燕禮同注謂後陳之尊之非是云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者賈疏云此謂上形下聲之字年穀豆多有故從豆爲形也曲者承尊之器象形也是以豐年之字曲下著豆今諸經皆以承尊爵之曲不用本字之曲而用豐年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胡氏承瑛曰曲不成字儀禮多古文當本作彗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豐从豆从山并聲蜀本云丰聲从山取其高大古文彗不从山汗簡亦只作彗蓋彗卽丰字說文半訓艸盛黃公紹韻會云說文本作彗據此知古文彗字本從彗聲亦兼取盛義許鄭並同但鄭以古文彗不從山故但云非聲傳寫誤加山作曲賈疏遂謂別有曲字象形爲承尊之器以此豐爲豐年字又以穀豆多有增成其義皆非說也胡氏肇昕曰賈疏說中豐字其謬不一而足近儒解此經鄭注者亦人各一說段氏玉裁謂注聲是衍字案以鄉射鄭注校之疑注聲當是形之譌也考鄉射注豐形蓋似豆而卑此注云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聲近似豆大而卑當作形近似豆大而卑卽鄉射

注之豐形蓋似豆而卑也從說文豐豆之豐滿也从豆象
 形从豆者其義象形謂曲象豐形也說文之側成字者則
 曰从某不成字者則譬之曰象形此象形之字非諧聲之
 字六書故所引唐本蜀本不足爲據注云若井鹿盧正謂
 曲之形也惟其若井鹿盧故其字從豆曲聲遂改形爲聲而
 豆大而卑矣校者疑注謂豐从豆曲聲遂改形爲聲而不
 知曲本不成字且未卽鄉射注參考之也古文作𣎵卽豐
 之省古瓦作井又𣎵之省要皆非諧聲之字也云錫細布
 也者𣎵服記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
 日錫是錫爲細布也云箭篠也爲𣎵蓋卷𣎵綴於篠橫之
 也又反之爲𣎵也者敖氏曰𣎵橫綴於箭而從蓋於瓦
 甌勺亦從加於𣎵上面枋與箭而千乃以餘𣎵反蓋於勺
 亦如塵之著於勺也蓋以君飲此酒故謹重之如是張氏
 兩岐曰綴諸箭者綴錫若絺於箭而張之以覆也蓋𣎵加
 勻又反之此覆尊之法勻加𣎵上復掠𣎵之坐者以覆勻
 盛氏曰郝氏以綴諸箭蓋爲勻非當從張氏云酒在北尊
 綴於君南爲上也者敖氏曰燕禮曰尊南上此云酒在北
 文互見爾云今文錫或作錫絺或作絺古文箭作管者錫
 見燕禮胡氏承琪曰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絺燕禮或
 用絺敖氏曰見其貶於大射鄭不從今文作絺始爲此歟

釋文絺劉作絺晉卻廬氏文昭曰絺字無考云晉卻疑卽
絺字之譌承珙案劉本蓋仍從今文作絺非是今文箭作
晉者周禮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箭篠也故書箭如晉
杜子春日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段氏玉裁曰吳越春秋
晉竹十度晉竹正謂箭竹所謂會稽竹箭也箭矢竹也本
小竹之名中矢因名矢爲箭說文本部曰櫓木也从木晉
聲書曰竹箭如櫓案此當云周禮曰竹櫓讀如箭今本傳
寫譌亂也許所見周禮故書字从木惠氏棟曰古讀晉如
箭故指紳一作薦紳承珙案周禮典瑞尊士旅食于西罇
王晉大圭鄭司農云晉讀如薦申之薦尊士旅食于西罇
之南北面兩圍壺旅衆也士衆會未得正祿謂庶人疏正
曰敖氏曰罇南言東面節也罇南有鼓此不以鼓爲節者
鼓高而罇下圓壺在地取節於其下者宜也燕禮旅與其
尊皆在門而此旅食者在西方之南於燕位爲少面則此
尊之南北亦宜近之郝氏曰士旅食者之尊燕禮設於門
而旅食者立門而也大射較鄉射侯道遠逼近門旅食者
皆立堂下士南避射也故尊改設堂下而罇之南盛氏曰
罇南有鼓此又在鼓南金鼓而取節於罇者以鼓之又尊
在面者有二故以罇爲識也敖云取節於罇於其下非又尊

于大俟之乏東北兩壺獻酒

為隸僕人巾車穆侯豸侯之獲者獻讀為沙沙酒濁特渾

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特牲曰汁酒澆於

酸酒服不之尊俟時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面

云獻讀為沙沙酒澆於酸酒者胡氏承瑛曰郊特牲注云謂渾

特牲曰汁酒澆於酸酒者胡氏承瑛曰郊特牲注云謂渾

桓鬯以酸酒也獻讀當為沙齊語聲之誤也桓鬯者中有

黃鬱和以益齊摩沙渾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沙鄭蓋以

記義定周儀二禮故於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酌注云獻讀

為摩沙之沙齊語聲之誤也黃鬱和桓鬯以酸酒摩沙渾

之出其香汁也與此經注義略同明堂位獻尊鄭亦讀為

娑古音元寒與歌戈兩部多通轉如司尊彝獻尊鄭司農

讀為犧獻酌鄭司農讀為儀犧本讀如莎儀本讀如俄也

又詩東門之枌原與婆韻谷風悲與葵韻亦其聲類也張

氏爾岐曰注引郊特牲以證沙酒之義澆渾也渾沙酒者

和以酸酒而摩沙之以出鬱鬯之汁也以其祭侯故用鬱

鬯云服不之尊俟時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面者張氏曰

設服不之尊在飲不勝者以後故注云俟時此尊不為

服不氏設也案此節後儒多不從注說敖氏曰此尊俟時

而設經蓋因上禮而連言之耳獻酒獻三侯之獲者及巾

車僕隸人之酒也於此獨三獻者嫌其爲祭侯且見不他用也壺亦園壺盛氏曰下經云司空尊侯於服不之東北卽此尊也是時未設而先言之者從其類而備舉之以見尊卑之差也如諸公卿大夫之席亦皆未設而先言之是其徵矣獻酒之解亦當從敖說舊以爲鬱鬯非也鬱鬯之酒天子以爲摯諸侯未賜圭瓚不敢爲豈宜以獻僕隸下人乎卽云祭侯亦非所宜也且酌鬱齊以葬不以尊方氏苞蔡氏德晉韋氏協夢說皆略同吳氏廷華曰注以獻爲沙不確蓋鬱鬯止齊啐而不飲下旣云卒爵其非鬱鬯可知則獻當如字敖說是也又云下云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司馬洗散實爵獻服不又云司馬師獻僕隸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鄭以司宮尊爲獻服不之尊故以此爲獻僕隸人等之尊又謂服不之尊待時而陳蓋經兩言尊其文似複故爲解之如此不知經明言尊于大侯之乏服不爲大侯獲者居大侯之乏則焉有設尊於此反舍服不而言隸僕之理若如下疏謂不必君射故不於初設之是以君若不射則無服不之尊故此注不言服不耳不知君苟不射不但無服不之尊亦且無大侯之乏此經文義作何著落敖氏謂此尊特連類及之尚未設尊至獻服不時始設耳其言是也褚氏寅亮曰細

案之東北止有二尊無四尊也敖氏說可從祭侯而神之不妨用鬱鬯獻酒獻字依鄭讀爲是設洗于阼

階東南鬯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面面言

南陳或言面疏正義曰注云異其文者以互文又設洗于

獲者之尊而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因服不也有篚爲

奠虛爵也服不之洗疏正義曰敖氏曰此云又設洗亦因

亦俟時而陳於其南疏上禮而連言之其實未設也獲者

卽服不之屬惟云水是不用鬯也君禮而水不用鬯以所

獻者賤故爾郝氏曰膳篚面向以君席在東也獻獲者之

洗水篚皆東向以獲者在西也張氏爾岐曰此篚中不設

爵將因獻服不之爵而用之也盛氏曰獲者之尊卽設於

大侯之乏東北者下經云設洗于尊西北卽謂此洗也篚

中所實者一散也亦未設而先言之注以此與服不之洗

分爲二而張氏從之非高氏愈曰尊兩壺于侯東爲獻獲

者故也復爲設洗者洗以致潔雖於獲者賤人亦不取略

也吳氏廷華曰爵在篚言篚則有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

爵可知注以爲奠虛爵而設非也

面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上小

卿賓面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

面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也惟賓及公席布之

後耳小卿命於其君者也席於賓面射禮辨貴賤也疏正

諸公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與職如公矣義

日蔡氏曰此設席也敖氏曰賓有加席亦蒲筵加莞席也

公不言設加席如燕禮可知亦蒙有加席之文也射禮重

於燕故賓有加席方氏苞曰大射之賓大夫也以爲賓而

加席與卿同猶燕主人也士也以爲獻主而與大夫偕薦也

卿之重席陳而不設以卿終辭且諸公無加席而卿之加

席文設於其位非所負也若有東面則北上者敖氏曰東

面者在面序下少北此言若有者國有大小則大夫亦有

眾寡也方氏曰惟大射卿大夫在國者無不與小卿位於

賓面五大夫繼之戶而不足以容其席位故有東面者燕

則無此文衰老及有事於國中者可不與也注云惟賓

及公席布之也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

公席賓席而遂及之耳韋氏協夢曰燕禮設卿席注云席自房來此云樹於位後彼燕禮輕臨時乃設大射重於燕故先設卿位而樹席於其後以爲識也不卽設之者貶於公與賓也焦氏以恕曰席自房來原其始也樹於位後記其中也俟時乃設要其終也故兩說皆通云小卿命於其君者也者釋官曰案王制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當其上下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諸侯三卿分爲上中下執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諸侯三卿亦曰介卿左傳冢政一人爲上卿亦曰冢卿其次爲小卿亦曰介卿左傳冢卿無路介卿以葬是也然三卿下五大夫亦謂之小卿公羊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何注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故崔氏云司徒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下置二小卿一是小司空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案經上云卿席賓東東上則卿非一人此云小卿賓面東上則小卿亦非一人若以小卿爲命於其君之卿則諸侯卿止三人經不當皆云東上然則小卿卽謂三卿下五大夫明矣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經又云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則北上者諸侯大夫不稱小卿故云大夫繼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稱小卿故云大夫繼

而東上通言之小卿亦曰大夫也下文主人獻卿司宮兼
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繼大夫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
者則北上更不見小卿之文又獻大夫直云繼賓以西東
上不云繼小卿是大夫即兼小卿言之足證此小卿爲大
夫矣注非是諸公說詳鄉飲酒禮褚氏寅亮曰燕禮至獻
卿後始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而于設公賓席下無
設卿大夫席文故彼注云席自房來此禮於設賓席後即
繼以卿席賓東云云至獻卿後復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
賓左明此時席雖未設已先定其位故注云樹之於位後
見兩禮微異也敖氏俟時而設之說存參有加席專指賓
不兼公蓋對燕禮賓無加席而言若公與己臣燕而有加
席不待言矣注以命於其君者爲小卿所以別於天子命
卿也集說言中大夫爲小卿非是卿可通稱大夫大夫不
得稱卿經文大夫繼而東上蒙小卿在賓西文極明不必
於繼而下**官饌**百官各饌其**疏**正義曰敖氏曰官各饌之
添面字**官饌**所當共之物**疏**於其所也燕禮曰膳宰具
官饌于寢東與此互見其先後之節耳盛氏曰此亦膳宰
總具之於堂東而官乃分饌之於其所也所饌之物見燕
禮注吳氏廷華曰此注以百官言之賈疏謂非獨宰可知
燕禮所謂官者亦是百官此經官饌亦是膳宰具之故褚
歲豐曰

氏寅亮曰射宮無寢故關其饌所而不言

羹定

烹肉熟也射義曰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燕禮牲用狗

右射日陳燕具席位

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卽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夫在左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會者在士南北面東上

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面上

大史在左侯東北士旅會者在士南爲有侯故

入庭深也小臣師正之佐

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大夫在左

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徐本通解楊敖俱作史石經考文提要云釋文大史晉泰足以證夫字之誤注大夫在左侯東北夫字徐本通解楊氏俱作史是也與單疏標目合故入庭深也徐本通解楊氏俱無故字與疏合。張氏爾岐曰自此至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皆將射先燕之事公命賓納賓以來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主人受公酢主人酬賓二人舉解

公取解酬賓遂旅酬主人獻卿二人再舉解公爲卿舉旅
酬主人獻大夫工入奏樂凡十二節皆與燕禮同容有小
異主於射故也注云大史在侯東北士旅會者在士南
爲有侯故入庭深也者敖氏曰大史在干侯東北爲有事
故淺入東上小史在面也不著祝位者與史異處故略之
其位自在門東士旅會者在士南者爲辟射也門面之位
其東面稍近於侯盛氏曰大史與士旅會者之位皆與燕
禮異者辟射也大史釋獲故移於干侯之東北近其事也
云東上謂與祝序也不言祝者以其無事略之也敖云祝
位自在門東非士旅會者移於士南從其類也觀此則士
旅會者卽周禮旅下士蓋可見矣云小臣正師正之佐正相
君出入君之大命者賈疏云下有小臣正師正之佐正相
爲佐小臣正小臣中尊如天子大僕故引大僕職解之也
釋官曰注疏謂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周禮大僕職曰
王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此燕射二篇不見有大
僕之官皆小臣掌其事則注疏之說信矣周禮小臣下有
祭僕其職云大饗復于小廟饗大記君夫人之饗小臣復
則諸侯小臣又兼祭僕之職矣諸侯無大僕而左傳云韓
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杜注以爲大僕則東遷後所
添設不如古也周禮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諸

侯以小臣兼大僕則亦上士爲之也士薨禮君視斂小臣
二人執戈先二人後薨大記君之薨浴小臣四人抗衾然
則諸侯小臣亦四人也又云燕禮小臣師無事故云小臣
師一人往東堂下此篇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故惟小臣
師從者在東堂下據士薨禮小臣雖有四人以燕禮及此
篇考之正與師止各一人也周禮司士職曰大僕從者在
路門之左注云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然則此小
臣師從者蓋亦僕人之屬與胡氏肇晰曰盛氏謂小臣師
及其從者皆立于東堂下非是褚氏寅亮曰燕射朝服記
言之大射經無文據天子大射與享先公同鶩冕則五等
諸侯亦各服其祭宗廟之冕服也又司士職
有大僕從者其屬也此從者小臣之屬也
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

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

詔告也變爾言揖亦以其入庭深也上言大夫誤衍耳

疏

正義曰注云變爾言揖亦以其入庭深也者以燕禮言

爾卿爾大夫此變爾言揖以其入庭深揖之使近也云

上言大夫誤衍耳者以下云揖大夫則上止揖公卿故燕

禮亦上止言爾卿無大夫以彼決此知上文公卿下兩誤

衍大夫字也郝氏曰言揖諸公卿大夫又言揖大夫者卿
爲上大夫也胡氏肇昕曰卿爲上大夫經旣云云卿不得
復云大夫蓋卿可稱上大夫不

大射正擯

大射正射

疏正義

曰韋氏協夢曰大射重於燕燕禮用射人擯故此用射人
之長大射正爲射人之長則燕禮之射人其大射正之佐
與釋官曰大射正亦射人也大射正對射人爲長失之

擯者

請賓公曰命某爲賓

某大名

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

命賓者

願辭辭

反命

以賓之辭告於君

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

又擯者

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

正義曰燕禮云東面此北面者盛氏曰大射辨尊卑故賓

于門外執

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

冪者與羞膳者

請士可使執君兩鴈之冪及羞脯

疏正義

氏廷華云脯醢

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

是薦而非羞

三

北面東上

命者於西階前以公命命之東上執玄尊之罍爲上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於房

中而面南上不言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

膳宰請者

疏正

曰盛氏云下經主人獻公之時云宰背薦脯醢則羞膳者非士矣執罍及羞於諸公卿者經無明文以類求之蓋亦

宰胥也是與燕禮請

難同而所命者則異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

辭及至也辭遂

疏

正義曰敖氏曰凡受公禮者皆辭經不

則賓不辭何也燕主溥惠於羣臣而立一人以爲賓禮猶輕大射擇士以祭賓有加席與卿同升奏陔夏與異國之

賓同奠爵執爵興而樂闋且上擬於君初接見時退辭以

見其不敢當禮也胡氏肇所曰案大射之禮重於燕而燕

射之賓皆臣也臣受公禮未有不辭者燕不言賓辭可知

也經不若賓辭於燕而著於射者大射之賓禮隆於燕禮

公升卽席

以賓將與主人

右命賓納賓

愈盛而賓愈肅不敢以客禮自

爲禮不參之

處大射如是則燕更可知也

奏肆夏

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

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奏此以延賓

疏正義曰注

其著宣王德勸賢與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

疏正義曰注

章名今亡者賈疏云周禮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杜子春

引呂叔玉以爲肆夏時邁也繫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後鄭

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

之大者載在樂章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鄭彼注

足破呂叔玉此注亦云肆夏樂章名今亡又引呂叔玉於

下者以無正文叔玉或爲一義故兩解之胡氏肇昕曰時

邁肆于時夏鄭箋云樂歌大者稱夏思文陳常于時夏箋

同服子慎注左傳云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

曰夏聲是樂章名夏之證故周禮有九夏也引呂叔玉者

解時邁所以用於延賓之意詩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

也故以爲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敖氏曰周官言九夏

次曰肆夏春秋言肆夏之三曰肆夏樊遏渠然則每夏之

中各有篇數如肆夏之類乃其首篇名耳穆叔聘于晉晉

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使臣不敢與聞此惟奏肆夏而不及樊遏渠其得天子之

享禮與胡氏肇昕曰教說是也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

享禮與胡氏肇昕曰教說是也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

享禮與胡氏肇昕曰教說是也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

享禮與胡氏肇昕曰教說是也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

享禮與胡氏肇昕曰教說是也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

享禮與胡氏肇昕曰教說是也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

享禮與胡氏肇昕曰教說是也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

享禮與胡氏肇昕曰教說是也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

享禮與胡氏肇昕曰教說是也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

享禮與胡氏肇昕曰教說是也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

享禮與胡氏肇昕曰教說是也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

是肆夏樊遏梁合爲肆夏之三所謂三夏是也賓出入奏肆夏而穆叔譏之者孔氏廣森經學厄言謂諸侯惟用肆夏一章天子享元侯乃得備昭夏納夏非謂僭肆夏謂僭肆夏之三耳本合奏肆夏今并奏樊遏渠猶本合歌鹿鳴今并加歌文王穆叔故從而譏之也盛氏曰鄭引周禮易戶爲賓非天子宗廟之中戶出入以鍾鼓奏之詩云鼓鍾送尸是也周禮謂之金奏此及燕禮但云奏肆夏不聞以金蓋卽賓出鼓陔之意明與天子異矣傳言晉侯金奏肆夏之三是僭天子也胡氏肇昕曰此說非也天子與諸侯異者在於肆夏之三與肆夏耳不在於金奏也左傳言金奏肆夏周禮言以鍾鼓奏九夏則奏肆夏者必以金奏之可知也禮經於賓出入言奏肆夏故鄭引周禮易戶爲賓以此禮亦同於戶出入也賈疏曰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此亦同被注也若臣無王事之勞則如常燕無以樂納賓法也盛氏曰燕禮經故不以樂納賓惟與四方之賓燕則奏之大射禮重故雖以己之臣子爲賓而納之必以樂豈問其有三事之勞與否哉疏誤矣方氏苞曰燕以云慈惠宜略於儀節故納賓公卽席及受獻皆不用樂大射以辨尊卑別賢能宜詳於度數故公卽席受獻皆以樂尊尊也

納賓以樂賢賢也大夫以下無胥而獲者釋獲有胥報勤也肆夏之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與大射辨尊卑別賢能之義相應燕而擯用肆夏以納賓其必臣有勤勞功伐而加隆焉以厲羣臣與案此說與疏合

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荅再拜

主人宰夫也又掌賓客之獻飲會君

疏

正義曰韋氏協夢

於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莫敢抗禮

疏

曰主人從之從之升西階也燕禮言主人亦升自西階與此文互備也方氏苞曰主人從賓之後既升堂則北面而立俟賓就席然後拜其至故不曰拜至而曰至再拜也

注云主人

主人降

洗洗南西北面

賓將從降鄉之不

疏

正義曰注云不於洗北辟正主者以鄉飲

酒鄉射主人降洗洗北南面是

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

賓對

荅

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

于篚興對賓反位

賓少進者所辭異宜違其位也獻不用爵辟正主

主人卒洗賓

揖乃升

賓有先升揖之

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乃升唐石經徐本通解敖氏俱無乃字法揖之徐本通解俱

作尊

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荅拜降盟賓降主人

辭降賓對卒盟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

取觚將就瓦甒酌膳

執冪者

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

反之覆勺

疏

正義

曰敖氏曰舉冪之儀當與蓋冪者相類蓋主人取觚而通尊所執冪者則進而發其冪之反者主人取勺執冪者乃舉冪也又反之亦執冪者也筵前獻賓賓面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

主人賓右拜送爵

賓既拜於筵前受爵退復位

疏

正義曰注云賓既拜於筵前受爵者以經

文受爵於筵前爲倒句

宰胥薦脯醢

宰胥宰官之吏也不使膳宰薦不主於飲

酒變

疏

正義曰敖氏曰宰胥膳宰之屬也饔餼賓者與公同亦盛之盛氏曰宰胥膳宰之吏也周禮序官膳宰下

於燕云胥十有二人是已燕禮膳宰薦賓胥薦主人今薦賓乃使胥者主於射而略於燕也韋氏協夢曰說下設折俎亦

不以膳宰而以庶子則宰胥庶子特攝膳宰之事耳釋官曰下獻公亦宰胥薦脯醢不使士薦亦爲變於燕

升筵庶子設折俎

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鄉射記曰賓俎脊脅肺不使膳宰設俎

爲射變

疏

正義曰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者

於燕

疏

周禮諸子職文釋官曰諸侯庶子與諸子同云

不使膳宰設俎爲射變於燕者燕禮賓坐左執觚右祭脯

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臠之興加于俎坐挽手執

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

人答拜

降席席面樂闕賓之禮盛於上也樂止者尊疏正義曰張氏

得有樂也燕禮記云賓及庭而奏陔夏賓拜酒主人答拜

而樂闕亦謂啐酒告旨時此燕已臣子法郊特牲云賓入

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闕彼燕朝聘之賓法也吳氏廷

舉曰盛於上謂堂上飲酒之禮盛不以堂下之樂爲盛故

樂闕

賓面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

賓面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

三

拜疏

正義曰韋氏協夢曰凡奠爵拜者皆執爵興然後答拜者答拜之經或不言執爵可以例見之也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

既卒爵將酢也

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

辭降主人面階而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

篚下疏

正義曰敖氏曰面階而非主人之正位以從降暫立於此耳主人既對不言反位亦文省方氏苞曰

禮與燕同而於賓增北面於主人增面階然後賓主所立之位愈明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

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

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帛如初以酢主人于面階上

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

賓南面授爵乃於左拜凡授爵鄉所

受者

主人坐祭不啐酒

辟正主也未薦者臣也

不拜酒

主人之義燕禮曰不拜酒不告

旨疏正義曰此不云不告旨者不拜酒則不告旨矣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

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不崇酒辟正君也崇充也謂謝酒惡

相充疏正義曰注正君校勘實疏記曰君徐本作主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疏受

不敢疏安盛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命公命也東

正義曰方氏苞曰燕禮射人案節而升賓不復請於君也此日以命蓋君重其禮而特命之胡氏肇听曰燕禮注引

此經則鄭於燕禮亦謂以命升賓也特文省耳方說非

右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象觚觚有象骨飾也取象觚東面不

言實之疏正義曰注觚有象骨飾也校勘變於燕疏記曰飾下徐本通解俱有者字公拜受爵乃奏

肆夏言乃者其疏正義曰注云其節異於賓者主人降自

節異於賓疏賓及庭奏君受爵乃奏也

面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

俎升自面階

自由也左房東房也人君左右房鄉射記曰主人俎脊脅臂肺也

疏

正義曰

凡堂上之薦皆由左房特於君見之耳

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

疏

正義曰

燕禮士薦膳宰設且贊授肺此皆與之異者亦爲主於射而略之也

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

拜執爵與

凡異者君尊變於賓

疏

正義曰謂不拜酒立卒爵等皆變於賓也

主人答拜樂

闕升受爵降奠于篚

右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面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

公答拜

更易也易爵不敢襲至尊古文更爲受

疏

正義曰敖氏曰此亦當酌膳云酌散誤也郝氏曰燕

禮酌膳此酌散燕禮主飲故叨君惠大射主禮不敢同於君也姜氏曰酌方壺酒曰酌散燕禮酌膳而此酌散者燕

禮賓主之情大射君臣之義也方氏苞曰燕禮酌膳志恩
禮渥洽而不敢忘也大射酌散示等級分明而不敢苟也
案後三說皆與敖異吳氏廷華曰上文賓酢主人酌膳此
主人自酢于公所以達公意亦酌膳也敖說得之公荅拜
燕禮作公荅再拜姜氏曰此下燕禮主人坐祭遂卒爵興
多荅再拜而大射但荅拜義亦如之主人坐祭遂卒爵興
坐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主人奠爵于篚

右主人受公酢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而階上坐奠爵拜賓而階上

北面荅拜

媵送也散方壺之酒也古文媵皆作騰

疏

正義曰注古文媵皆作騰胡氏承琪曰此注古

文疑當作今文傳寫誤耳鄭注檀弓云禮揚作媵禮卽禮經謂禮經古文皆作媵若禮記則今文其作揚與與禮經今文作騰者義合故知此作騰者必今文也

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

爵拜執爵興賓荅拜

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比於正主酬也

主人降洗賓

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

不拜洗酬而禮殺也

主人

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

坐祭酒遂奠于薦東

遂者因坐而奠之不北面也奠之者酬不舉也

疏正義曰方氏苞曰凡

奠于薦東之觶不飲何也燕與大射公卿皆未得獻賓已受獻且隨當受君之酬故不飲主人之酬爵以示不敢再先於公卿俟受君之酬而以酬公卿大夫然後事順而情安也主人之酬爵君不可用以酬賓故別舉腍觶而薦東之觶又不得他用則俟禮終而徹之可矣鄉飲鄉射不用薦東之觶義與此同其舉薦西之觶以旅則以事各不同而節文亦少異耳

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賓不立於序內位彌尊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腍爵者公命長

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也卿則尊士則卑

疏

正義曰方氏苞曰長謂五大夫爵列之尊者故小臣以次作二大夫而不復請於君也公爲公卿舉旅曰若賓若長

則非以長幼言可知

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

作使

媵爵者阼階下皆

北面再拜稽首公荅拜

再拜稽首拜君命

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

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

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拜

序次第也猶代也先者既酌右

還而反與後酌者交於面楹北相左俟於面階

疏

正義曰皆奠觶

再拜稽首方氏苞曰上稽首拜媵爵之命也此稽首拜飲

而後致爵於人媵爵者之飲乃代君也酬爵四舉非有代

者君豈能勝褚氏寅亮曰燕禮及此注俱云往來以右爲

上各居右卽相左矣故凡往來相交通例無論堂上堂下

經或言相左或不言相左俱無有不相左者其向面者必

至履鐙然矣賈氏此經疏及鄉射司馬司射相交疏甚明

燕禮疏誤集說言經不言相左者俱相右故以此爲退者

在東進者在西則尤非經於往來相交之儀無二例惟凶

事則變於吉而相右故鄭注既夕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如赦說則混吉于凶矣可乎注古文曰降造阼階下鄭不從者胡氏承琪曰案說文適之也造就也義本相近故小爾雅造適也造亦訓適然禮經多用適少用造惟士薨禮新盆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階下注云造至也猶饋也以造言之喪事遽是鄭意以造字義別故於此不從
古文與
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
興公荅再拜
正義曰姜氏曰此亦荅再拜者蓋重祭也方氏苞曰燕禮主人自酢賓受酬二大夫
**媵觶公皆荅再拜大射皆荅一拜惟此荅再拜何也燕主慈惠故過禮以明恩大射辨名分主人也君於士不荅拜以爲獻主而拜荅焉禮已過矣賓與媵觶大夫也本當荅拜故一循其常而於二大夫卒觶時問荅再拜以別於士賓則公飲射爵而夾爵及媵觶于公并荅再拜以別於眾大夫又所以稱禮之輕重而爲之降殺也胡氏肇听曰二說皆不足據盛氏世佐曰此云荅再拜衍一再字耳韋氏協夢曰凡臣拜君再拜者君亦荅再拜上兩公荅拜不言再拜者
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
待待
小臣請致者
請君
文不具**

人與二人與不必君命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解于筐阼階下皆北面

再拜稽首公荅拜媵爵者洗象解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

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解公荅拜既酌而代

尊北交於東楹北亦相左疏正義曰注云既酌而代進往來由

奠於薦南不敢必君舉疏來由尊北交於東楹北亦相

左者賈疏云言亦者亦相酬酌自飲時相左於西楹之北

時後者南相東向先者北相西向而酌於東楹之北東

至降也今此二人先者於尊而東面酌於東楹之北東

向公前奠之右旋於東楹之北北畔面過後者亦於尊

西東面酌於東楹之北南過東向於公前奠之是亦交

於楹北相左也韋氏協夢曰交於楹北有相右相左二義

賈疏燕禮以相右言此因注有相左之文又以相左言二

說相兼而旨始備焦氏以恕曰上注言先者既酌右還而

反與後酌者交於面楹北相左俟於面階上乃降往來以

右爲上考鄉射大射凡射者升降皆言相左而燕禮媵爵

則交相右明係二禮互變可知敖氏以經不言相左但言

交者皆相右而燕射不變者良爲允矣鄭於禮學最精必

變豐日變

審諦而後出之況射者之交相左見於前
後者非一恐非率爾釋此當可兩通云
位反門右疏正義曰郝氏曰反位反庭中北面之位大夫
北面位疏初與卿皆入門右北面及公揖卿而面北上
揖大夫少進則大夫北面進至庭
中矣鄭云反門右北面之位非也

右二人媵觶將爲賓舉旅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面階下再拜稽首小

臣正辭賓升再拜

公起酬賓於面階降尊以就卑也正長也小臣長辭變於燕升成拜校勘記曰案顧炎武

首先時君辭之疏正義曰賓升成拜校勘記曰案顧炎武
於禮若未成然疏張爾岐俱云唐石經拜誤作敗然石經
實作拜○正長也小臣長辭變於燕者鄭以燕禮使小臣
辭此使小臣正辭爲變也釋官曰燕禮亦小臣正辭注云
變於燕非也燕禮所行事皆小臣正掌之而小臣師無事
故不須言正此篇正與師皆有事故須言正以別之前此
設公席請執幕者與羞膳者請饗爵者作下大夫二人媵
爵請致者皆直云小臣不別言正者以前此小臣事省但

於小臣師別之曰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小臣詔揖諸公卿大夫而其餘單言小臣者爲小臣正可知射時小臣事繁若設福委矢設中公射贊袒贊褻拂矢授矢之類正與師皆同時有事故必須別之曰正曰師此時公酬賓小臣雖無事而亦必別言正辭者以射時飲公侍射者降拜別之曰小臣正辭故此亦著其爲正以見辭下拜之事前後皆小臣正主之此經文屬詞之義敖氏曰小臣正辭亦公命之方氏苞曰拜下禮也故主人獻公大夫媵解皆聽其稽首於階下而不辭惟於賓則略君臣之分而執賓主之禮故命小臣辭而升成拜且始猶拜於下而後辭既則不待其拜而升之皆異敬也公以賓所媵解賜人亦不待其拜而升之蓋所賜必諸公若諸卿之長或君之師保故與賓同禮然君雖有異敬而臣宜守常禮故至君命徹幕則賓與公卿大夫皆降拜稽首公雖命辭而終不升成拜

公坐奠解答拜執解興公卒解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

拜稽首

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就拜禮也下亦降也發端言降拜因上事言下拜

疏正義

曰下不就拜禮也校勘記曰就徐本通解俱作輒禮下徐本通解俱有殺字○章氏協夢曰上言賓降而階下再拜

稽首此言賓下拜降與下特記者偶異其文耳注謂發端
言降因上事言下拜則賓賡解于公何以發端言下拜繼
言降拜乎又曰此下凡言小臣正辭者亦不俟公命即辭
之也知不俟公命者上賓降拜公命小臣正辭小臣正受
公命然後降辭賓則賓已再拜稽首矣故升以成之此賓
甫降小臣即辭之故降而未拜遂升再拜稽首若侯公命
則賓亦已再拜稽首矣何以直言下拜乎褚氏寅亮曰上
經公于賡爵者或言答拜或言答再拜則皆再拜可知不
言再省文耳此經公答賓亦同疏謂

公坐奠觶答拜執觶

大射辨尊卑故公答一拜恐未然

與賓進受虛觶降奠于篚易觶興洗

賓進以臣道也君受

不相襲者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更易更作新易有故之

辭也不言公酬賓於面階上及公反位者尊君空其文也

疏正義曰注賓進以臣道也校勘記曰也徐本通解俱作

就陳閔監葛俱無

。敖氏曰言興洗見洗則立也張氏

爾岐曰公授

賓爵即反位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

辭賓升拜稽首公答拜

不易君義也

疏正義曰張氏爾

不洗臣禮也

岐曰君答拜於

上階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旅命也賓欲以次序

勸諸臣酒疏正義曰敖氏曰旅旅酬之也賓因君所賜請旅諸

氏苞日祭祀賓客獻酬本無或遺而燕射舉旅必使賓請

者自賓言之則不敢專惠自君言之則推惠於賓而使

於上下也公卿之請所以推惠於公卿而使湊於諸大夫

也大夫之請所以推惠於大夫而使湊於羣士也士舉旅

而後獻庶子有司則士之請又推惠於士而以湊於庶子

有司也惟賓之請見於經而燕禮記曰凡公所酬既拜請

旅侍臣蓋據爲公卿大夫士舉旅受爵者皆曰如初請酬

之文惟見大射何也大射禮重於燕於燕舉之或疑大射

辨尊卑簡賢能一稟於君命或無此節於大射舉之則賓

燕不待言矣以告於擯者以射者無自請於君之儀也

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作使也使之

先孤卿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卿後大夫賓大夫之右賓

後大夫疏四字今本脫徐本通解俱有賓大夫之右在

右相飲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脫注徐本坐奠解拜執

之位通解俱有案釋文有相飲二字

解興大夫答拜賓坐祭

酬而 **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

立

卒解不拜若膳解也則降更解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

送

言更解尊卿尊卿則賓禮殺

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

遂就席

疏

正義

日盛氏曰賓初立於面序東面既乃於筵而東南面立至是始就席禮以漸而殺也燕禮無此三字文略耳

大

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

筐復位

卒猶已也今

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

右公取媵解酬賓遂旅酬

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

酬賓而後獻卿 **疏** 正義

勘記曰洗酬酬唐石經徐本通解敖氏俱作觚注今本脫徐本通解俱有

司宮兼卷重席設于

賓左東上

言兼卷則齊卿與席重席蒲筵緇布純席卿言東上統於君席自房來

疏

正義曰校勘記

曰今本脫注徐本通解俱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

有案釋文有布純二字

重席司宮徹之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

疏正義曰方氏苞

卿轉辭因其辭而遂徹之何也上則體君之意以致隆於賓下則不敢過諸公也

乃薦脯醢卿升

席庶子設折俎

卿折俎未聞蓋用脊脅臠

疏正義曰薦脯

盛氏曰蓋亦宰胛也注云卿折俎未聞蓋用脊脅臠折肺者賈疏云若有諸公公用臠卿宜用臠也盛氏云注云卿用臠謂上卿耳其下二人者則又折以上卿之餘體也云卿有俎者射禮尊者盛氏曰卿有折別之於大夫也亦

之義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

祭不嚙肺興加于俎坐挽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

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

君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不嚙啐陳閔監葛俱誤作肺亦

自貶於君徐本通解俱作事在射臣之意與單疏標

目合。○姜氏曰祭肺不啐猶祭酒不啐皆降於賓也不言不啐酒蓋省文韋氏協夢曰此禮詳於燕者燕無俎而射有俎也既祭酒卽執爵興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位復面則亦不啐酒不告旨可知主人荅拜受爵卿降復位復面不酢辭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筐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公孤也席之北面爲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上近君近君則親寵苟敬私昵之坐疏正義曰燕與大射諸公皆無加席與卿辭重席之意同以成君致隆於賓之義也又位在阼階若加席則上僣於君故設席時本無加席不待其辭

右主人獻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

媵爵者奠于筐

命長致者使長者一人致一人待于洗也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

南

不致者

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荅拜

再拜稽首拜君命

洗象

解升賓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

首送解公荅拜

奠于薦南先膝者上解之處也二人皆拜如初其勸君飲之

右二人再膝解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賜

一爵先膝者之下解也若賓若長禮殺也長孤

卿之尊者也於是言賜射禮明尊卑

以旅于西階上如初

賜賓則以酬長賜長則以酬賓大夫

長升受旅以辨

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筐

右公又行一解爲卿舉旅

主人洗觚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

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

既盡

也大夫卒爵不拜賤不備禮

胥薦主人于洗北面脯醢無胥

胥宰官之吏主

人下大夫也先大夫薦之尊之

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

面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

席辯獻乃薦略賤也亦獻後布席也

疏正義曰注云辯獻乃薦略賤也者張氏爾岐曰再獻一人說降階獻

徧擯者乃總升之就席就席說乃薦之

右主人獻大夫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

工謂瞽矇善歌謠誦

詩者也六工大師少師各一人

疏正義曰敖氏曰大射差上工四人四瑟者禮大樂眾也

然則諸侯之祭饗歌與瑟者各四人與以是推之天子之制其隆殺之數亦可知矣盛氏曰工六人諸侯之正禮也

然則天子蓋用八矣春秋隱五年左傳云公問羽數于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亦其例也敖說

非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徒空

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天子視瞭相工諸

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警瞭

正焉杜蒯曰曠也大師也於是疏正義曰敖氏曰上工即

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上警周官上警百人盛

氏曰上工即堂上之工也對下羣工爲堂下之工而言敖

云即上警非案釋官亦云周禮警瞭有上警中警下警此

上工當彼上警也注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

其吏也天子視瞭相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者盛氏

曰僕人正僕人師皆於天子爲大僕也周禮大僕下大夫

二人諸侯則上士也一爲正其一爲師僕人則祭僕以

下與以此等官相工重其事也分別相之辨尊卑也燕禮

皆以小臣注云以僕人掌視瞭非也釋官曰案周禮小臣

下有御僕此經僕人與小臣聯職疑即御僕之官左傳晉

魏絳授僕人書杜注僕人晉侯御僕國語韋注云僕人掌

傳命又魯語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周禮御僕職云

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鄭司農云復謂奏事送謂受下

奏又云掌王之燕命是左傳國語所言僕人其職與周禮

御僕正合天子有大僕小臣祭僕御僕皆同官諸侯無大

僕豐臣食

卷一三六

大射

三

僕惟有小臣及僕人亦當同官共府史胥徒周禮御僕下
士此注以僕人士爲吏則正與師當是士以諸侯小臣下
無祭僕故僕人正僕人師亦以下士爲之也又曰僕人小
臣皆侍從之官與僕馭官別周禮大僕注云僕侍御於尊
者之名周禮有大僕小臣等官又別有大馭中大夫與戎
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皆掌馭車左傳諸侯有僕人又別
有戎御等官其職各不相通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僕秦
官掌輿馬注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眾僕之長中大
夫也是秦制以大僕掌輿馬而後之言官制者遂誤合兩
職爲之矣云大師小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者釋
官曰案論語有大師摯少師陽是諸侯亦有大師少師之
官凡言工皆瞽矇也大師少師亦瞽者爲之故通稱工注
云大師少師工之長最確大師樂工之長非樂官之長周
禮春官敎官有司樂樂師同官其職掌敎國子與尙書典
樂官同非瞽者爲之鄭注云大師樂樂官之長是也又別
有大師少師瞽矇皆同官鄭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
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少師故周禮大史職注云大師
瞽官之長是也韋昭注國語曰大師樂官之長杜預注左
傳云大師掌樂大夫皆由忘卻大師上尙有掌樂之官天
子謂之大司樂諸侯謂之樂正也云杜蒯曰曠也大師也

者禮記檀弓文引之以證大師爲樂工之長也云射禮明
貴賤者以燕禮皆小臣相工不分別工及相者與此異也
吳氏廷華曰僕人土無考大概大僕之屬如上中下士耳
注以爲吏疏以爲府史胥徒若然則易得與僕人正等同
在相者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挈越右手相謂相上工
之列邪於射略於此樂也內弦挈越以右手相工由便也
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者也古文後首爲後手疏曰正義
於後首主於射略於此樂也者韋氏協夢曰燕禮面鼓執
越此後首挈越者蓋變於燕也大射之必變於燕者亦猶
鄉射之必變於鄉飲也但鄉飲後首挈越鄉射面鼓執越
此燕面鼓執越大射後首挈越二者相反耳云古文後首
爲後手者胡氏承琪曰鄭此注云後首主於射略於此樂
鄉飲酒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注後首者變於君也燕禮小
臣左何瑟面鼓注云燕尙樂可鼓者在前也鄉射禮相者
皆左何瑟面鼓注面前也鼓在前變於君也案鼓卽首也
瑟可鼓之處近首不鼓之處近尾故當作首不作手春秋
曹公子首公羊穀梁作曹公子手漢書古今人表數手說
文作數首此古文首爲手者假借字鄭所不從吳
氏廷華曰鄭知瑟在前者鄉飲禮所謂瑟先也後者徒

相入謂相大師少師者也上列官之尊卑此言先**疏**正義

列官之尊卑此言先後之位亦所以明貴賤者謂上先言

僕人正與大師後言僕人上與上工是列官之尊卑此言

也盛氏曰賤者先就事工之通禮也燕禮亦然但文有詳

略耳注說似曲云凡相者以工出入**小樂正從之**從大師

者賈疏云欲見入時如此出時亦然**小樂正從之**從大師

者變於燕也小樂**疏**正義曰注云從大師也後升者變於

正於天子樂師也**疏**燕也者賈疏云燕禮樂正先升又不

使小樂正彼主於樂此則略於樂故也敖氏曰諸侯之小

樂正下士也前三篇不言小以此見之也此樂盛於彼且

用小樂正則彼可知矣大射乃亦不使大樂正者其餘祭

饗之類與盛氏曰周禮序官云樂師下大夫四人士八

人下士十有六人然則諸侯之樂正上士小樂正下士明

矣燕禮使樂正此乃云小樂正者疏以爲略於樂是也工

用六人以示其禮之重樂正使下士以示其樂之略各

有主也從大師而升者以其卑也其序又與工相變也鄉

飲酒鄉射皆使樂正者彼是大夫之樂正也大夫之樂正

皆以下士爲之無大小之別故射與飲酒禮同也釋官曰

案燕禮亦使小樂正以無大樂正故不須言小以別之疏未明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六

坐授瑟乃降相者也降立疏正義曰相者降位蓋亦在西

也其位當在西方注說非稽氏寅亮曰注謂立小樂正立

於西階東不統於工明工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燕禮工

面階東此工六人數眾疑位移近西乃樂正猶立西階東

不變是統於階而不統於工也盛氏曰燕禮樂正北面立

於工面此云立於西階東亦文互見也吳氏廷華曰上言

從此言立敖氏以爲後升是也此禮重於燕而樂正乃後

升則正禮乃歌鹿鳴三終鹿鳴小雅篇也人君與臣下及

先工也也言己有旨酒以召嘉賓與之飲者樂嘉賓之來示我以

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歌鹿鳴三終而

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於疏正義曰注可則倣也校勘記

講道略於勞苦與諮事日倣釋文作設云亦作倣

云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於講道略於勞

苦與諮事者四牡勞使臣皇皇者華言諮謀諮詠諮度諮

義豐王侯參卜三大射

詢此不用之是略也敖氏曰三終謂歌鹿鳴之什三篇爲各一終如春秋傳所謂工歌鹿鳴之三是也鄭飲酒之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其義曰工歌三終則益可見矣韋氏協夢曰凡歌詩皆連歌三篇無止歌一篇者況射重於燕燕歌三篇而射歌一篇此必無之事也注謂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非是胡氏肇昕曰射略於燕故祇歌鹿鳴三終就鹿鳴一篇而三次歌之也經不云歌四牡皇皇者華可證也下文乃管新宮三終亦就新宮一篇而三次以管奏之也燕禮記亦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未聞於新宮之外別有二詩也韋氏說非是褚氏寅亮曰若謂兼歌四牡皇皇者華則鄉射記主人洗升實爵獻工之騶虞五終果何詩乎其謬顯然

主人洗升實爵獻工

不興左瑟

工歌而獻之以事報之也洗爵獻工辟正主也

便其右大師無瑟於

疏

正義曰注云洗爵獻工辟正主也

是言左瑟者節也者賈疏云鄉飲酒鄉射云大師則爲之洗其餘工不爲之洗是正主法此工六人皆爲之洗故云辟正主也方氏苞曰鄉飲酒鄉射惟爲大師洗以罷工不過族黨中知音樂者或國之中瞽下瞽耳燕與大射則歌者必大師少師卽上工亦異日之大師小師也故皆

洗以獻而竝及於笙大射禮繁故省獻笙之節耳盛氏曰
洗者亦以其大師敬之也此惟爲大師一洗耳疏非韋氏
協夢曰下云一人拜受爵則此爲之洗者亦僅一人而已
其餘工五人卽以此一人之爵遞獻之不別爲之洗賤也
胡氏肇昕曰盛韋二說是也下一人拜受爵注云謂大師
也是亦大師則爲之洗也經不明著之者文省耳云獻不
用觚工賤異之也者以獻賓獻卿大夫皆用觚而獻工則
用爵是異之也敖氏曰爵卽觚也不言觚者可知耳韋氏
曰爵者觚觶之通稱禮器謂貴者獻用爵賤者獻用散豈
工賤而轉獻以貴者之爵乎敖說是也云大師無瑟於是
言左瑟者節也者敖氏曰謂獻大師之時瑟者猶未受獻
而其左瑟則以此時爲節也盛氏曰謂工四人之左瑟皆
以主人實爵獻工爲一人拜受爵謂大師也言一人者工
節非必受獻乃然也一人拜受爵

謂大師也言一人者工
賤同之也工拜於席

使人相祭

使人相
者相其

祭薦
祭酒

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

辨有脯醢不祭

相者相其
祭酒而已

主人受爵降賀于篚復位

疏正
義

曰敖氏曰位洗北之位也。盛氏曰燕禮於升歌之後卽爲大夫舉旅此篇乃移在射後者急於射而緩於飲酒也。方氏苞曰燕禮爲大夫舉旅在獻工之後笙入之前以其事與無算樂獻士相連故使脰爵者遲進而代獻以息獻主大射爲大夫舉旅退於旣射之後獻主之可也。大師及少師事至獻大夫獻工而中止則連而舉之可也。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其南。北面工立僕人立於其側坐則在後。考工記曰鼓人爲皋陶長六尺有六寸。疏正義曰方氏苞曰旣無閒歌合樂則堂上云鼓北面縣之北也者賈疏云以下文大師少師始遷向東明此降者降在西縣之北。敖氏曰鼓北鑄南也不云鑄南者嫌與尊旅會者之意同也不取節於鞀者鼓大鞀小也。盛氏曰立者謂大師以下六工爲一行北面東上也知北面者以鄉飲酒及燕禮笙入之位推之可見鼓北面西階東建鼓之北也立於此者以當奏管近其事也。注云西縣之北非若在西縣之北何得近舍頌磬而遙取節於鼓邪疏云取形大又面向東皆飾說也知亦不在鑄南者以

鼓鑄間有聲設縣之時隣次櫛比其間未必有餘地就有餘地豈能容此眾工及相者之位哉且蕩在建鼓之間即大師之所管者亦不宜舍之而遠立他所也胡氏肇昕曰敖說必不可通考下文接言乃管新宮三終則立於鼓北者當以盛說爲是鄭以鼓北爲而縣之北者蓋欲取節於面階之建鼓以建鼓面向南不向北也故云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張氏惠言曰蓋鼓長六尺六寸設之後與縣齊則前出於縣五尺許工之稍前於縣故以鼓爲節餘長在後者餘長其地使後空也云羣工陪于後三人爲列也者賈疏云大師少師二人上工四人今若立時三人爲列則大師有工二人少師後亦有工二人也張氏惠言曰此言大師少師爲一列羣工爲一列經文所以特立上工疏誤案敖氏郝氏亦皆以羣工爲上工敖云羣工即上工謂瑟者四人也陪于後者其以鼓鑄之閒不足爲一列與前列二人後列四人皆當北上郝云大師立與鼓齊少師及四工皆陪列于後以俟奏管惟盛氏方氏謂羣工爲堂下之工即眾管者案此之降立爲奏管故也大師少師上工皆堂上之工上工兼包四瑟者其羣工則眾管者也經不言笙之入即此羣工是也其行列之數不可考盛氏謂立者大師以下六工爲一行陪于後者亦六人爲一

行知亦六人者以上三篇歌瑟四人堂下笙者亦四人推之可見但大師少師并瑟者四人笙者四人止十人不得每行六人也疑十人爲三行大師少師一行四瑟者一行四笙者一行或十人爲三行上工六人爲一行羣工四人陪于後爲一行疑不能明也云於是時小樂正亦降立於其南北面者謂小樂正立於上工六人之南也盛氏曰小樂正降立於北面云工立僕人立於其側坐則在後者僕人相工者故立與坐皆不離工也引考工記者證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之說也賈疏云彼云韓人爲皋陶先鄭云韞書或爲韞後鄭謂韞者以皋陶名官韞卽陶字從革今云鼓人者誤當作韞人韞人掌鼓後人誤言鼓鼓人自在地官掌教六鼓矣褚氏寅亮曰自堂而降則立於面縣北自面而東則坐於東縣北皆在縣北也安有立於縣中鑄南鼓北之理如教氏所云邪鑄南鼓北餘地無幾焉能容兩列之位至謂歌工降而乃管新宮三終新宮之樂其篇下管其誤也尤不待言乃管新宮三終新宮之樂其篇亡其義未聞笙從工而入銜管疏止義曰注云管謂吹簫不獻略下樂也立於東縣之中疏以播新宮之樂者教氏曰此承上文言之是降者管之明矣春官大師少師皆云登歌下管簫一而已其太師管之與三終者管新宮并及

其下二篇也二篇之名未聞書曰下管鞀鼓詩曰鞀鼓淵
淵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管時亦奏此西方之
樂以應之矣此不笙不合鄉樂者爲射故略於樂也不略
小雅者小雅爲諸侯之正樂故不略其正亦如鄉射之不
略鄉樂矣盛氏曰管之者大師諸人也管數未聞然以鄉
射記三笙一和吹之則管亦不止於一矣管奏則堂下諸
樂竝奏以應之敖但云奏西方之樂非書曰下管鞀鼓合
止祝歌笙鑠以閒奏管之時亦吹笙經不見笙入之文者
以其不爲樂主略之也或云上經云蕤筚建鼓之閒注云
蕤筚籥之屬然則笙與管蓋竝設也愚謂笙是匏屬不可
云籥或說恐未是又案疏引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
成以爲吹管者亦吹笙之證非也彼是管畢而後吹笙此
則笙管竝奏管畢而樂終矣詎與燕禮記同乎云笙從工
而入旣管不獻略下樂也者盛氏曰旣管不獻者以奏管
者旣受獻羣工賤又不奏管故也胡氏肇所曰案注云旣
管不獻略下樂也則以管之者非大師諸人也上云笙從
工而入始以奏管者亦吹笙也云立於東縣之中者張氏
爾岐曰注此句可疑案燕禮笙入立于縣中注云縣中縣
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北面疏云諸侯軒縣闕南面而
已故得言縣中鄉飲酒唯以磬縣而已不得言縣中而云

經初設樂無北而縣但移東縣建鼓在阼階西又設一建鼓在面階東正當北面一縣之處蕩在建鼓之閒注云蕩謂笙簫之屬倚於堂又與燕禮笙入所立之位同疑設之在此奏之亦於此至此管新宮三終注乃云立於東縣之中不知於經何據若云辟射位射事未至無可避也且上文大師立於鼓北亦當是此建鼓之北注以爲面縣之北不知面縣何以單名爲鼓竊疑大師等立此或亦以將奏管故臨之非徒立也至下管三終乃相率而東耳旣從工而入工升堂笙卽立堂下亦其宜也胡氏肇晰曰張氏所論是也經云羣工陪于後羣工正指眾笙與大師諸人同立於建鼓之北近蕩之處春官大師少師職皆云登歌下管則管之者大師而吹笙者笙四人也燕禮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證以書下管鞀鼓合止祝歌笙鏞以閒是管與笙間奏此經不言笙入不言笙入三成皆略耳非與燕禮記有異也蕩設而笙不必設以笙四人自執笙與瑟者何瑟相同盛氏及或說皆非是新宮三終亦就新卒管大師宮一篇而三管之敖氏謂別有二篇殊屬無據

及少師上工皆東拈之東南面北上坐

不言縣北統於堂也於是時大

樂正還北面疏正義曰注於是時校勘記曰于誤作工○
立於其南疏賈疏云不言去堂遠近當如鄉射遷工作
階之東南堂前三筭面面北上敖氏曰坵東南當在東縣
之東北射事未至工既管乃不復升而遂遷於此者堂上
之樂畢故也郝氏曰坵堂下閣物處冠禮有西坵是堂東
面皆有坵也盛氏曰東坵之東南蓋在東縣之東也注與
敖說似非注云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者盛
氏曰注大樂正當是小樂正之譌樂終而不告備亦以其
略也敖氏曰於是小樂正北面立于其南相者退立
于西房吳氏廷華曰坵在堂角此則東南角之坵也

右作樂娛賓射前燕禮備

